

住房的变迁

□ 郑石萍

正如李晓东的《窑洞随想》所说:“山西全省都位于黄土高原,最典型的建筑是窑洞。”农村人大部分居住土窑洞,依山而建。

我就出生在一个小县城的窑洞里,不过不是土窑洞,是当时父母租的一孔砖窑,很老的砖窑。这仅仅是听大人们说的,打我记事起,我就记得住在自家的土窑洞内,砖圈的窑口,一个院子四孔窑洞整整齐齐,坐北朝南,一盘土炕紧挨着向阳的窗子,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,玻璃透亮亮亮的,窑洞里夏天凉习习的,冬天暖融融的。

父亲十五岁参加工作,只身一人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小城,独自努力奋斗,成家立业,几经辗转搬迁,拖家带口饱经租房之苦,终于批下了一块废置的场地,节衣缩食,一砖一木,花了七百多元建起了这个小院子,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家,弟弟妹妹有幸出生在这个幸福的院子里。

院落几经改建,记忆里起初只有人行道是碎砖块铺就,后来整个院子砖铺了,再后来水泥硬化了院子,花栏。每次施工都是父亲亲自动手,母亲搬砖递瓦做小工,父母用他们的汗水、爱心,燕子筑巢般建起了自己的家。

五姨家与我们家同在一座山下,背相而建,属于坐南朝北的“背”窑洞,名字就叫“背崖上”,没有院墙,是姨父家祖传的一排三孔老窑洞,石头圈口,窑面上的石头凿出细细浅线,年代久远让人视而不见的花纹。中间那孔窑洞看起来较气派一些,却因塌方一直不能住,放置一些经久不用的杂物。东西两孔窑洞狭小逼仄,过道仅容一人通过,两人相向而行必得侧身避让。五姨一辈子羡慕朝南向阳的窑洞,却没有能力可得。作为农民的姨父生性软弱、身单力薄,仅靠劳作几乎不能养家糊口,幸好似乎成分不怎么的他识文断字,能写会算,在生产队里当个会计,一家三口日子也算过得去。五姨五十二岁那年姨父便撒手人寰,留下母女俩勉强度日,五姨住新窑洞的奢望变成了绝望。

幼年的我随父亲回老家,印象最深的是夏天伯父家院子里吃晚饭时,晚风夹杂着有一股一股的羊羹味,让我难以忍受,这辈子都忘不了。老家的窑洞与我居住的小县城的窑洞不太一样,一排三孔窑洞,中间一个门很大,像商店的双开门,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商店才会有如此大的门。窑洞内很空旷,两个门分别通向东西两间有炕的窑洞。现在想想应该中间是客厅,左右分别是两个卧室。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伯父家的羊晚上就住在客厅里,这个问题让小时候的我困惑了很久很久。三间房子的边上还有一个很古老的窑洞,很原始,只有很小很小的一个窗户,一扇不规则的门,土窑洞土窗台,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洞穴,算不上窑洞。父亲说听父辈讲早年间为逃避战乱,举家逃到这个山沟里,几户人家毗邻而居,自给自足,一代代繁衍生息。

九十年代初,人们的住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结婚后夫家是一个大院子,分上下两个院,上院是砖窑洞,下院是新建的平房,瓷砖贴面,煞是气派,这便是我的新家。落地窗帘、壁纸贴墙,爱人说让我住得像宾馆,幸福感满满的。小儿子一岁吋,小城迎来了“装修”,这是个新名词,请了南方的工匠,当时北方人是做不了这活的。省城买回来瓷砖铺地,木板吊顶,木板墙裙,撕了壁纸刮涂料,好一番折腾。再后来兴起了单位集资房,想赶时髦,又怕受不了那“鸽子窝”的禁锢,最终还是坚守了自家的豪门大院。

2000年初,移居现在居住的城市,最终还是进了“鸽子窝”。新一轮的装修都是爱人在操持,我拎包入住,一切如我所愿妥妥贴贴,一缸鱼儿几盆花儿已先我入住,新家的感觉真好!当时想,这辈子再不折腾了,安安稳稳住下来。

其时父母也在院子东边盖起了一个小二楼,亮亮堂堂的新楼房比起年久潮湿的土窑洞要舒服许多。春天,杏花爬上二楼阳台,夏天,红红的大杏送到嘴边。母亲站在二楼上,居高临下,满院花红菜绿,景色尽收眼底。母亲一直不愿意离开这个老宅子,这里有她的青春,有她的心血,有她一辈子的故事。

从母亲家到五姨家步行也就十几分钟,沿途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子。五姨的老窑洞夹在周边的新建建筑之间很是突兀,五姨自嘲地说这是“台湾岛”。由于年久失修,五姨的老窑洞终于在一个连阴的雨季轰然坍塌了,五姨搬进了母亲的院子里,住进了她心仪的向阳的土窑洞。母亲很欣慰,五姨却住得不那么踏实,毕竟不是自己的家。五姨已经七十几岁了,她的心病就是能把老窑洞翻修一下。

五姨父在世的时候,经营着一块水地,种过甜瓜、西瓜,五姨父走后便闲置了,被周围的菜地包围着,俨然又是另一个“台湾岛”。老窑洞坍塌前一年当地政府征用了这块水地,五姨得到了一笔补偿款。老窑洞坍塌后政府补贴了一部分危房改造金。过了雨季,表妹便大刀阔斧地进入了修建工程,年迈的五姨虽然多病,精神却好极了,天天守在工地,盯着工程进展,一排两层十间房子拔地而起,围墙大门赫然而立,母女俩扬眉吐气。第二年,五姨不顾母亲的劝阻,执意住进了新房子,一年后,五姨在新房子里安然离去。

表妹一家都在外地打工,五姨走后新房子也便成了个摆设,逢年过节一家人从南海北归来,烧开了暖气炉子,红红火火过个大年,这里便是他们的家。表妹说,新房子交通不便,还得自己烧暖气,不如买了新城的高层,集体供暖,方便许多。

父亲在世最后一次陪他回老家,几个堂兄已经搬出伯父家的那条小山沟,各自在交通便利的公路两旁建起了楼房,生活条件很好。只有年迈固执的伯父不肯离开老宅子,他甚至住回了最古老的那个“洞穴”,终其一生。父亲走后我再没有回过老家,想必变化亦是很大。

这两年扶贫下乡,农村的变化始料未及。年轻人外出打工把家安在了大城市,留守的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。惠民政策层出不穷,移民搬迁工程随处可见,政府出钱,农民住新楼房,山庄窝铺早已鲜有人住。记得刚结婚,一次随爱人去一个村子里,村民的院墙都很低,有土坯垒起来的,有不规则的石头砌成的,较之城里的
高墙大院显得很开放。当时爱人对我说,你知道村里的院墙为什么这么矮吗?这是为了便于邻里之间交流,说话方便,说完他便笑了,傻傻的我觉得很有道理。

我现在居住的城市,因新城的开发,一幢幢安置楼拔地而起,一家人可以分到几套新高层楼房。前些日子应邀随一个邻居大姐去她家的安置楼逛了一圈,几年前因拆迁她在我们小区买了房,今年分到三套新房子,村里免费提供水泥石沙供村民装修。住进新式高层的农民依然不改热情好客的本色,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家看看,多年不曾受到如此礼遇了,我高兴的有点不知所措。新潮的电视背景墙,带造型的地板,集成吊顶集成灶、新风系统,新款的家电;儿子家简欧风格的,女儿家后现代风格的,小姑子装了个新中式风格的……个个如数家珍,娓娓道来,好专业啊,听得我目瞪口呆。

走出安置楼,大姐指着大楼后边的那座山说,瞧得见的那弯弯曲曲的小路尽头就是她家的老窑洞,闲置多年了。拆掉的是后来在马路边盖起来的平房,老窑洞前的一块地,孙子带大了,她们就回村里来住。冬天住安置楼里,夏天住老窑洞,很凉快,种种种瓜果,让孙子们吃上放心菜,暑假回村里避暑。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,

《根脉》部头大,看得比较粗糙,没有深入研究,说不来个一二三,谈一谈的理由很简单,就是两个字:感动。

说实在的,在吕梁文学季里,女作家芦转萍给我们扛来了这么大部头的长篇小说,又是出自一位女性作家之手,身手非凡,值得自豪和祝贺。

前几天,在看作家周颢与甘南作家、诗人扎西才让的一篇访谈时,扎西才让说:写作是一种施于自身的刑罚。这句话说得太好了,说得太结实了,相信在座的各位作家都有同感。它还不仅仅是个苦差事,而是灵魂深处的一次大碰撞、大裂变。说刑罚一点都不为过。

贾平凹先生说:我对自己的家乡和生活在那里的乡亲们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……所以要用忧郁的目光观察农村,体味农民的生活。我要用文字给故乡立碑。这句话我很喜欢,用在芦转萍女士身上,也非常恰当。她就是一位用文字为故乡立碑的,对家乡充满热爱和责任心的作家。

小说是什么,小说就是说话。有什么话,说什么话。这是胡适先生的名言。小说是语言的艺术,写什么,那是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交叉的事情;怎么写,关乎作家的智慧、灵性、技术和技巧。

综观《根脉》的语言,不难看出这位首师大毕业生深厚的文字功底。整个作品的气息,舒缓而沉着,节奏把握得也很好,韵味也



车过田野

□ 雷国裕

小车在平坦的公路上行驶。放眼望去,冬天的原野空旷而安详。那些黄的玉米红的高粱绿的豆子,随着锋利的镰刀或是轰隆的机器,早已进入农家的院落、粮仓,成为今冬的农民最可慰藉的希望。间忽有三三两两的身影在远处晃悠,那是冬浇的农民正顶着凛冽的寒风,让清澈的河水封冻已经劳作一年的土地。这样的情景对于我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。儿时的记忆中,父亲一年四季都没有停息的时候。秋天最忙,要急赶着把那些已经饱满的谷物带回家,很快小小的院落便码起了一座小山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谷物的芳香,惹得叽叽喳喳的麻雀落满枝杈,久久都不愿离去。趁父亲出去一会儿的空隙,它们便集体行动,箭一般俯冲下来,叨几粒粮食后随即仓皇逃去。之后的工序有打场、碾压、簸筛、晾晒,直至颗粒归仓。寒风乍起或是瑞雪降临,收拾完庭院的父亲便又开始忙碌另一些活计。把那些高高矮矮的秸秆或是藤蔓统统用小平车拉回家,有的晒干当作牛羊的过冬饲料,有的切碎垫进猪圈羊圈积了肥料。不久,再把烂炫的粪便拉到地里,用铁锹或者钡

专注于喜欢的事情就是最好的人生态度

□ 赵月琴

前两天去看了一场晚会,是县里的七一诵读暨表彰会。整场效果很好,我因为从头到尾看到了几个人,心里便多了些感触,想说出来与有人分享。

1、A是节目导演。不知有没有人发现,他从节目一开始便站在舞台下方的左侧,一直站到结束。主持人出来又回去了,节目完了又一个又一个,直至所有的演员全部上了台,所有的领导全部上了台,合影的合影,观众已经在走散,他依然站在原地,没有动。他是节目的导演,也是文工团的负责人,十几年了,我的孩子最初是和他学了几天电子琴的,后来孩子喜欢读书放开了音乐上的发展,他也就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放弃了教授电子琴、开始做节目,演出节目。如今,我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,他仍然在做节目。有一次遇到,我问他,还能做行吗?他说:还行吧。这一点和我以前遇到的人不同,有人会说:确实,老了,做不动了,烦了。可他为什么不烦呢?

导演一场晚会不是一件很难的事,但是要导演好,导演出水准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,如果要连续导演几十年几百场,那就相当了不起了。这在表面上看是一件职业,或者说是一份爱好的事情,其实也贯穿着一个人的人生态度、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三观。

喜欢马云说过的那句话:如果一个人连续在朋友圈里发一件事,发了两年、三年、五

用文字给故乡立碑

——浅说芦转萍《根脉》的语言艺术

□ 李 峰

很浓郁。

第一,气场很大,对语言的把控能力很强。小说洋洋洒洒五十余万言,格调非常统一,风格一贯到底。不是那种开头写得很好,很精彩,中间就乱了阵脚,结尾就跑调了的。叙述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,故事的来龙去脉,起承转合,交代的也很清楚。小说分了三十七章,每个章节都有标题,模样像章回体,实际上不是,只是为了处理好逻辑关系。从语言的角度来看,是一部品相很好的作品。

第二,字里行间,充满了地域性写作的特点。正如鲁迅笔下的鲁镇、贾平凹描写的商洛地区,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葛水平的太行山写作一样,2600年历史的汾阳,是芦转萍写作的大后方,从这里出发,从一团原始的生命写起,结合古典白话小说白描的手法,用现代语言和地方方言相结合的方法,讲述着这方土地上的风土人情、人物命运和社会变革。而这些方言土语的运用,既不生僻,又韵味十足。使作品看起来,既不干瘪,又味道很浓。处处散发出“三十里桃花”的芬芳。这种语言,玩过之后,生动有趣,而不是

那些学生腔和毫无弹性的东西。比如第四章,描写垒火火和揭炕。“这火不行了,烟道里有了死灰,得揭一下炕屯子”,“都说九层火火十层炕,你的火火就十一层了。”张妈自言自语:“这个木牛神真能干。”“炕暖半间房”。这样鲜活的语言,贯穿全部作品。真的可以同赵树理、陈忠实等的媲美。正如葛水平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说的:我只能用我的文字,我的文字有土地给我的温暖,有我姓氏给我的亲缘。葛水平用全部身心爱着那“山腰上的村庄”,芦转萍用温暖的文字抒写着千百年古汾州。

第三,庞大的信息量,支撑着作品的语言张力。小说家应该是个杂家,上通天文,下知地理。平凹先生说过:文学感觉越强的人,越会说闲话,文学史上有好多作家是文体家,凡是文体家的作家,都是会说闲话的作家。在这一点上,作家要做一个善于操闲心的人。比如第三章,她写道:“汾阳城依地势而建,呈东北西南走向。城里所谓坐南朝北的房子其实是北偏东方向,每个方向的房子都能有阳光照到,这叫风水学。”“文峰塔

上的帽子叫风磨铜。这东西是遑罗国朝贡的,虽然叫铜,其实里面含有五成金子,它永远不会生绿锈,风越吹磨,它就越明亮。汾阳境内只有两座塔尖镶有风磨铜,另一座叫海虹塔”。这都需要有大量的文史知识。还有那些描写宗教的东西,都让人感到她有很宽泛的知识面,这是需要积淀的。恰巧几天前我与她的一个亲戚一起吃饭,他告诉我说:其实,转萍爱好很多,她还喜欢篆刻、摄影、收藏。他的话令我再一次对这位女作家肃然起敬。

著名评论家雷达说:获茅奖评选有四条需要坚持。第三条就是要看作品在艺术上、文体上有没有大的创新,在人物刻画、叙述方式、汉语言艺术上有没有独到的东西。转萍《根脉》的语言艺术有没有写得那么好,那么老道,那么到位,诸位都是专家,我看至少在朝那个方向迈进。

对小说艺术没有更深的研究,随便说点看法,敬请各位专家和转萍女士批评指正。一个好消息是,据说您又有新作准备面世。期待。谢谢大家。

己亥端午二章

□ 王春雷

一

楚国最终陆沉了
可你的陆沉
才把这瞬间的悲剧
凝固成永恒

楚国最终毁灭了
可你的毁灭,才是华夏人
伤口在江水中浸泡着的
三千年的疼

战火把楚国烧了
可你的诗,一页也没烧掉
华丽的楚辞
无非是你孤独的永生

楚国的山山水水
你随时想回就回来吧
宗庙和祖庭,你的爱
已成为华夏最高贵的人文

竹简上的泪水烘干了
可潮湿的怀念,永远烘干不
汨罗江的诗会上,抬头仰望
你是华夏星空里最耀眼的星辰

二

我至今不愿意去秣归
因为那里的子规鸟
悲怆的啼嚷里夹着你的血痕

我至今不愿去汨罗江
因为那里风吹过的涛声
还裹挟着你狂啸的天问

我至今不愿去郢都
因为那里出土的竹简
还记录着你忠而见谤的孤愤

我至今不愿意诵读楚辞
因为一个气血羸弱的诗人
根本兜不住

你高贵而孤独的痛不欲生

人,应该是一次又一次的成绩检验,和一道又一道教会的习题、知识点;而写作者,无疑是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写成,并且有幸得以发表。C作为文工团的演员,他不是主角,但他一直在帮衬,同时成长自己,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,成了耀眼的主角。

我不知道C的梦想是什么,但这个节目让我看到了他的理想、热爱、执着。一个人,如果你真的愿意在你喜欢的事情上投注热情和汗水,并且假以时日,无论你哪一年做了什么,只要是围着你喜欢的事情转,你一定可以收获想要的惊喜和成绩。

4、态度是什么?是你放在一件事情上的专注力,及其持久度。

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,A导演现在的业绩已经是人民大会堂的常客、北京多家演出单位的合作者,参与过奥运会倒计时节目,但没有倚骄而怠,反而越走越远,到如今参与过的节目需要用记事本来点。他的成员们随着他一次次地带着行李、设备外出,然后带着胜利的笑容归来,服务于政府、当地的需要。节目的品质越来越高,包括背景设置、音效、画面,不见其烦,只见其越来越精致,也许当地的条件有限,还满足不了他的更高端的要求,但他能一直站着把节目从开头看到尾,不管节目有没有失误,他就是成功的。

态度是什么?态度是人格修养,是价值取向,是敬业信条,是成功法宝。态度似人生方向盘,可导向成功,亦可败局。但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你愿意做一件事,并从心底里尊重这件事,然后用心与之相伴,并持续为之付出。不管结果如何,你们一直在一起。

官意志,不知道谁的良心上能够得到安宁,情感上能不受到强烈震撼!

车过田野,田野无语,它静静地目送车来人往,默默地凝视月落日出。然而,无语的背后,它渴望着直冲云霄的呐喊、渴望着山洪般的暴发!土地是无私的,是那一颗颗金子般的粮食,喂养了我们饥渴的肚腹;农民是慷慨的,是那一双双皴裂的大手,托起了我们城市的高楼!而多年的积弊和恶习,又使我们变得冷漠和贪婪,泯灭了应有的良知和道义,在向土地掘金的同时却使土地的主人远离财富,在向农民索取的同时毫不顾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,致使四壁透风的教室里孩子们经不住寒冬的袭击而瑟瑟发抖,残缺的井口中含氟的水质染黄了多少洁白的牙齿,身染重症的老人因买不起昂贵的针药而坠入绝望的境遇……这就是诸多偏僻乡村的农民生活状况,他们佝偻的身躯为生活的重担而弯曲,而他们枯瘦的双手依然顽强地耕耘着几亩薄田。他们大多数人的命运与土地紧紧相连。他们奋斗着牺牲着,内心无时不在充盈着富裕的希望……

车过田野,我常常情不自禁浮想联翩,想这片土地,想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农民兄弟。如果,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多一份责任多一些关怀,富饶的土地一定会更加富饶,生于斯的农民一定会更加安!

她的夫同样喜欢音乐,兼书法。于是,他们的书屋便丰富了很多。然后才有了节目上的夫妇同台,琴瑟和谐,有了诗一般的火热乡村生活。还是那句话:人生的修养、信仰决定了你的人生态度、高度和深度。当一个人决定让他的人生品质与众不同时,他持续不变的坚持,是他的态度,也是他的品质,他的修养。

3、倒数第二个节目是一个表演剧,有点类似于小品、情景剧,总之有人物、有故事,主题关于拆迁。其中一位扮演老大爷的演员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我称之谓C。与C早已熟知,但交道打得不是很多,所以对其的印象便停留在才才艺方面。最初见他时,他写串台词,后来写小剧本,再后来见他在KTV唱歌时声情并茂,感动时竟是声泪俱下,很投入,很感染人,心底对他多了几分敬重。这一次居然看到他在台上亲身表演,也让我想起了他曾经小试牛刀,指导过我们协会的一次小品剧表演。于是我想,莫非他真有这样的天赋?

人是喜欢联想的,我对C也进行了联想。想到他也是文工团的一员,想到他的日常工作。我们可以说是职业让他选择了坚持。但是,我总感觉不够。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的喜爱程度,决定于什么?像做生意的人,应该是源源不断的现金流,即所谓的财源滚滚收入和持续增加的利润吧;教书的